

吃“雷”

□未木

打雷下雨是一种很普遍的自然现象,没啥子大惊小怪的,不过这些年的雷比以前要少了。那天是今年第一次打雷,几个人摆起了雷,就觉得这阵的雷比原来要少得多了,一个人就说,雷都拿给那些人吃完了,哪儿还有雷嘛!

可谓是一语双关,哪个人胆子这闷大,连雷都敢吃。经常都会有人说,吃雷的胆子,就不怕把肚子炸开花。这里所说的吃雷,并不是老天打的那种雷,而是个好东西了。老憨有一回就遭吃了雷。那次集体去旅游,管吃管住不说,还把烟管了。领头的嫌散烟麻烦,干脆就每个人发一包自己抽,这样也撒脱得多。不过在发烟的时候有的人多拿了,轮到后头老憨几个就没烟了。领头的也奇怪,一个人一包烟咋个会有错呢?就喊,是哪个多拿了,快拿出来。这种事哪个敢拿出来,一拿出来就现形了。大家都闷起脑壳稳起,不得已,领头的又给老憨他们补了一包烟。

有个人就问他:“老憨,是不是你吃了雷,又在这儿吼得憨扎劲。”

吃雷就是多吃多占,趁人不注意阴倒往自己包包头揣,中饱私囊,往小的说是贪图小便宜,往大的说就是贪欲的表现。老憨以前在一家不大的乡镇企业造纸厂上班,后来企业因为污染,环保不过关了门。临散伙的时候,厂里还有几万块工会费。有人说干脆就二一添作五分了,砍了树子免得老鸹叫。厂长给大家说得丁丁然(信誓旦旦),过一段时间出去耍。大家都说要得。

这一等就是几个月时间。时间一长,眼看银子都化成了水,大家不干,不去耍就把钱分了稳当,厂长就是不答应,跟大家说撑起了(顶起)。老憨和另外两个人就说:“不拿钱我们就拿纸走,总还要抵两个钱嘛,兄弟们,搬纸。”厂长也毛了,指倒他们说:“憨扎劲,你不要乱来哈,告(试)一下嘛,哪个拿一点纸走,马上就报警。”一听说报警,一个个都瓜起了。有晓得内情的人给老憨说,哪儿还有钱分,都拿给几爷子吃雷吃完了!

老憨气愤地说,吃了大家的钱总要遭报应的嘛。还真的拿给他说了,两年多过后,厂长和那几爷子都遭起了。这几爷子不仅吃了几万块钱的工会费,还有一部分拆迁费也私分了,一辆小车也归了厂长……这个雷算是吃大了。所以还是不要去吃雷,规矩点才好。



茶食边儿

□胡华强

何谓“茶食”?网上如是说:茶食一名,据《土风录》云:“干点心曰茶食,见宇文懋《昭金志》:‘婿先期拜门,以酒饌往,酒三行,进大软脂小软脂,如中国寒具,又进蜜糕,人各一盘,曰茶食。’”《北辕录》云:“金国宴南使,未行酒,先设茶筵,进茶一盏,谓之茶食。”周作人《南北的点心》:“茶食是喝茶时所吃的,与小食不同,大软脂,大抵有如蜜麻花,蜜糕则明系蜜饯之类了。从文献上看来,点心与茶食两者原有区别,性质也就不同,但是后来早已混同了。”

所以,在中国人的心目中,茶食往往是指点心。也就是说,茶食不是正餐之食,只是餐余消遣或者暂时解饥的小吃。这名字起源于何时无法确定,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已经很久。

放到今天来看,它自然属于大众,而放到过去,放到古代,就觉得这东西太过浪漫,似乎并不属于所有的人,而专属于有钱人,属于有钱又有闲的老爷爷太太公子小姐。这话还真不夸张。曾几何时,我们吃饱饭都不容易,茶食何敢奢求。

然而,在我老家,“茶食”却是一个使用得很普遍的词语。走人户,主人打发的小吃就叫作“茶食”。它也被用来表达一个特定的时间点,“茶食边儿”,就是指午时之前的那段时间,大致指上午十点过。“都茶食边儿了哟,开始煮得饭了哈!”“都茶食边儿了,我事情还没有忙完。”

那样的时代,极少有钟表计时,人们对时间都是大致的估计。我母亲就常常喜欢说:“太阳都晒到地坝边儿了哈,你怕还是该把牛牵到坡上了哟!”这大致是夏天的下午五点左右。“太阳都晒到阶沿坎了,你还在磨啥子?”这时大致是接近中午十二点的时间。

当然,“茶食”这个词也常常挂在母亲的嘴边,而我们家却从来没有吃过“茶食”。小时候曾听父亲说过,过去有钱的绅粮,每天在中午饭之前要先吃点点心之类的东西,叫作吃茶食,这个时间点大概就是上午十一点左右。普通人家吃不起茶食,借别人吃茶食的时间来当钟表,便逐渐演化成一个极具方言特色的时间名词。

而在今天,“茶食”已成“零食”,并不在指定的时间才吃,也并不是有钱有闲的人才吃。手机普及后,人们计时连手表都抛弃了很多年了。“茶食边儿”这个词语恐怕要随着我父母这一辈人的离去而永远消失。对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来说,“茶食边儿”既是一个“画饼充饥,望梅止渴”的虚像,又是一个温暖的回忆。

然而,在我老家,“茶食”却是一个使用得很普遍的词语。走人户,主人打发的小吃就叫作“茶食”。它也被用来表达一个特定的时间点,“茶食边儿”,就是指午时之前的那段时间,大致指上午十点过。“都茶食边儿了哟,开始煮得饭了哈!”“都茶食边儿了,我事情还没有忙完。”

那样的时代,极少有钟表计时,人们对时间都是大致的估计。我母亲就常常喜欢说:“太阳都晒到地坝边儿了哈,你怕还是该把牛牵到坡上了哟!”这大致是夏天的下午五点左右。“太阳都晒到阶沿坎了,你还在磨啥子?”这时大致是接近中午十二点的时间。

当然,“茶食”这个词也常常挂在母亲的嘴边,而我们家却从来没有吃过“茶食”。小时候曾听父亲说过,过去有钱的绅粮,每天在中午饭之前要先吃点点心之类的东西,叫作吃茶食,这个时间点大概就是上午十一点左右。普通人家吃不起茶食,借别人吃茶食的时间来当钟表,便逐渐演化成一个极具方言特色的时间名词。

而在今天,“茶食”已成“零食”,并不在指定的时间才吃,也并不是有钱有闲的人才吃。手机普及后,人们计时连手表都抛弃了很多年了。“茶食边儿”这个词语恐怕要随着我父母这一辈人的离去而永远消失。对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来说,“茶食边儿”既是一个“画饼充饥,望梅止渴”的虚像,又是一个温暖的回忆。

然而,在我老家,“茶食”却是一个使用得很普遍的词语。走人户,主人打发的小吃就叫作“茶食”。它也被用来表达一个特定的时间点,“茶食边儿”,就是指午时之前的那段时间,大致指上午十点过。“都茶食边儿了哟,开始煮得饭了哈!”“都茶食边儿了,我事情还没有忙完。”

那样的时代,极少有钟表计时,人们对时间都是大致的估计。我母亲就常常喜欢说:“太阳都晒到地坝边儿了哈,你怕还是该把牛牵到坡上了哟!”这大致是夏天的下午五点左右。“太阳都晒到阶沿坎了,你还在磨啥子?”这时大致是接近中午十二点的时间。

当然,“茶食”这个词也常常挂在母亲的嘴边,而我们家却从来没有吃过“茶食”。小时候曾听父亲说过,过去有钱的绅粮,每天在中午饭之前要先吃点点心之类的东西,叫作吃茶食,这个时间点大概就是上午十一点左右。普通人家吃不起茶食,借别人吃茶食的时间来当钟表,便逐渐演化成一个极具方言特色的时间名词。

吃了没得

□陈世渝

大凡熟人相见,一般都要打声招呼,或寒暄两句,以示礼貌。外国人见面时爱说:“早晨好、您早、您好、晚上好、晚安……”鞠类招呼语,比较文明,说着上口,听来亲切。我孤陋寡闻,本国各地人见面时哪个招呼,不大清楚。但逗我们当地人招呼用语来说,我感到实在难登大雅之堂。

“吃了没得?”便是我们勒里的人典型的一句口头禅。尤其是早、中、晚三个时候,熟人见面,开口逗是:“吃了没得?”对方也会立即老老实实客客气气地回答“吃了”或者“没有吃”。有时

上午九点钟,下午两三点钟,夜里十来点钟,有人也会亲亲热热地劈头一句:“吃了没得?”真令人啼笑皆非!好像除此之外,逗别无招呼语了。

时代在前进,社会在发展,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,正在不断地得到改善和提高。而在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中,待人接物,说话办事,文明用语也同样应引起人们的重视。

诚然,“吃了没得”等招呼语也可使用,但祖国的语言那么丰富,美好的词汇数不胜数,大家多使用一点文明用语和其他招呼语,岂不更有意思。

诚然,“吃了没得”等招呼语也可使用,但祖国的语言那么丰富,美好的词汇数不胜数,大家多使用一点文明用语和其他招呼语,岂不更有意思。

诚然,“吃了没得”等招呼语也可使用,但祖国的语言那么丰富,美好的词汇数不胜数,大家多使用一点文明用语和其他招呼语,岂不更有意思。

诚然,“吃了没得”等招呼语也可使用,但祖国的语言那么丰富,美好的词汇数不胜数,大家多使用一点文明用语和其他招呼语,岂不更有意思。

玩格

□曾智成

闲享受、讲排场就是玩格。家人团聚,选在成都金牛区两河路那边的餐馆吃,订餐交押金被要求菜要先点。给我们约的用餐时间11点50分,吩咐一定要准时,下一轮还等倒的。

我家在成华区,赶公交车342路土桥村站转158路到那里很方便,但路途有几十个站,还要转道车,需一两个小时。要快就是到玉双路坐地铁4号线到成都西站,出站打滴滴很快就到,我决定就这样走。

10点出门,10点40分到了成都西站。意外发现才开通的“蓉2号线有轨电车”就在成都西站始发。时间还早,坐一盘有轨电车,当玩格嘛。

成都西站好大,地铁出来走好久才到有轨电车站。刷天府通卡进站,扶梯出来就见一辆有轨电车驶离站台。问服务员下一趟等好久?10分钟一趟。询问服务员我们要去的地

方在哪下车,服务员说那个地方有站但暂时没有开通,只有在距这个站的前后下车。时间11点了,没办法,只有等。

11点10分电车来了,从站台驶出,一下就到了开阔的旷野,感觉蛮好。还没坐够,联工站到了。上路是个丁字口,不辨方向的我们越走越远,全靠网约车找到我们,历经堵车、过田埂路,终于在12点整到了要到的地方。

路上就联系好,11点50分赶不到了,吃下一轮。一家人把我骂安逸了,好好的路不走,好好的车不坐,要去玩格坐有轨电车,坐得方向都打不到了!

我没觉得有啥子,就是上一轮改在下一轮吃嘛,晚点吃还吃得从容。甚至有丝窃喜,今天玩格坐了盘有轨电车,不然啥子时候有机会坐?说等他们说,我玩了格。

我没觉得有啥子,就是上一轮改在下一轮吃嘛,晚点吃还吃得从容。甚至有丝窃喜,今天玩格坐了盘有轨电车,不然啥子时候有机会坐?说等他们说,我玩了格。

穿穿

□魏治祥

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全民经商,涌现出很多业余“商人”。这种商人一无门店二无库房三无本钱,全凭一张嘴八方游说,穿针引线,既非行商,又不是坐贾,不好安得名目,四川人便称之为“穿穿”。

为啥会出现穿穿?当时,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制刚刚试行,有门路者便能拿到计划外紧俏商品,拿到东西须找下家出手,下家下面还有下家,这就离不开穿穿了。

这么说穿穿有点像中介。像是像,但区别很大。中介是严格意义上的中间人,只负责穿针引线,把买卖双方撮合在一起,成交后收了佣金就完事。穿穿才不管那么多,既可以是上家,也可以是下家,既是卖家,又算是买家,还可以随便加价,其收入不是佣金而是差价;再就是其经营范围不受限制,张口钢材,闭口水泥,乃至吃的穿的用的,啥子都卖,啥子都买。

不怕你笑,我也当过穿穿。

那天碰到个小学同学,一番寒暄后对方忽然一脸惊喜:“你熟人多,晓不晓得哪个要钢材?螺纹钢,我手头有五吨。”见我兴趣缺缺,同学犹豫片刻,表示不会直接和下家见面,由我负责转手,每吨货最多可以加价80元。天哪,一吨80,五吨就是400元!顺便做笔生意就是半年的工资!这个穿穿当得。

于是我成了穿穿。

熟人多了就是好,才几天手头就囤满了货:水泥,白糖,茶叶,姜片,等等等等。一放出风去,下了班家里就人来人往,一屋子乌烟瘴气。泡茶,敬烟,讨价还价,最先脱手的是钢材,每吨加价100元卖给了建筑公司曾胖子。然而货呢?曾胖子诚意满满,要求立马去仓库,见货立马付现款。那时还没有私人电话,来不及与同学通气,赶紧带曾胖子去了他家。同学又惊又喜,略一迟疑,赶紧带我和曾胖子去了他表哥家。接下来表哥又带同学和我及曾胖子去了他朋友家。然后七弯八拐,拐上了小学同学,同学又拐上了我,我成了他表哥朋友的上家的上家的上家。

前前后后当了一个月穿穿,很快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,一份汗水方有一份收获,天上不可能掉馅饼。于是洗手不干了。

时光荏苒,当年如过江之鲫的穿穿,已定格为方言中的一个名词。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,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,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,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,方言故事层出不穷,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,有好的方言故事,有趣的方言传说,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投稿邮箱:730158805@qq.com